

語體文法嚮導讀本

定價 每本大洋肆角

編者 沈公布

印刷者 上海徐家匯

合群商業印刷所  
海格路二三〇〇號

發行者 上海徐家匯

合群商業印刷所  
海格路二三〇〇號

代售者 上海徐家匯

中華書局  
上海新北門天主堂街

匯師中學  
西室

版權所有印翻必究

## 編者底話

這是一編引導初中學生，嘗試創作語體文藝的講義；全書分爲：作法十講，句法十講·語法十講和詞法十講。

作法十講使畢業高小的學生知道：怎樣準備作文，怎樣整理思緒，怎樣劃分段落，怎樣開始下筆和怎樣結束全篇。「何能達意」是畢業高小的學生應有的成績；升入了初中，就應當學習美滿的達意的寫作了。

句法十講使初中學生知道：怎樣造句才算適合邏輯，怎樣分別輕重地把自己的思想寫出來。這是使初中學生整理自己的理智底工作。

語法十講和詞法十講是簡單的修辭學；它們一壁使初中學生，約略地整理已知的文法，一壁使他們知道：怎樣成語，怎樣設詞，才能寫成一篇忠實的，美麗的創作。

這也是一編語體文選。

在思想活潑的初中學生底腦海裏，單講文法是一件多麼厭煩的事！他們所追求的是新趣味。在市上的書肆中，儘多新文學底傑作；但，有的是適合成人們閱讀的，有的是有些兒左傾思想的，有的更是有害於心身的。

這兒，就選錄當代底純正的文學作品，附在每講之後，爲適應他們的追求；一壁使他們在選文裏，證實每講中的指示。

編者滿望初中學生，個個，學成理智清楚的青年，思想健全的國民！

沈公布二三年三月十七日，于井巷。

# 講

## 義

## 目 錄

作法十講

文底成分  
認識和興趣

選擇

整理

態度

氣勢

色彩

開首

段落

結尾

二 一 三 五 七 九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九 二

句法十講

句底文法地位

句底種類

關聯從句

連接從句

直屬從句

從句底從句

句底應用

句和邏輯

句和善

句和標點符號

二 五 七 三十 三三 六三 八三 四一 四三 四七 四九 二

語法十講

語底文法地位

簡單語

繁複語

稱位和領位

語底省略和重複

語在句中的序次  
語在句中的分明

補足語

語和美

語底圖解式

五五

五七

六一

六四

六八

七一

七四

七七

詞法十講

詞底文法地位

實體詞

敘述詞

區別詞

關節詞

情態詞

詞與真

詞底選擇

詞底相互關係

八六

八八

九十

九六

九八

一〇

三〇

六〇

九〇

二〇

一〇

一〇

選文

通訊十三	燈娥	夢——火雪明——
	笑	冰心女士——
	恩恩	朱自清——
	想飛	徐志摩——
	巴黎聖心院	綠漪女士——
	紅海上的一幕	孫福熙——
	秋夜	魯迅——
	背影	朱自清——
	摯愛	適夷——
	差不多先生傳	胡適——
	醜童	金庸梅——
	瓦盆裏的勝負	綠漪女士——
	往事	謝婉瑩——
	前言	翁照垣——
	石子	玄廬——
	再見罷我不幸的鄉土	巴金——
	六封書的第一封	向培良——
	雨天的書序	周作人——
	煤	葉靈鳳——
塞上雜詩		陳夢家——

目錄

當舖	呼	朱湘	走	饒孟侃
一束野花	去罷	陳夢家		
死水	——	徐志摩	——	
我們需要的兒童	——	潘公展	——	
沒有秋蟲的地方	——	葉紹鈞	——	
在另一個世界裏	——	王宗城	——	
乾荷花瓣	——	瞿世英	——	
海濱	——	張資平	——	
我怯弱的心靈	——		——	
保存國粹	——	冰心女士	——	
公墓	——	唐俟	——	
鴿兒的通訊	——	綠漪女士	——	
孔乙己	——	魯迅	——	
毒的素描	——	葉靈鳳	——	
白旗	——	徐志摩	——	
她得了刑罰了	——	冰心女士	——	
大家都放起風箏來了	——	孫福熙	——	
烏篷船	——	魯迅	——	
漁	——	豪谷	——	
沒有爸爸的孩子	——	江環	——	

# 語體文法嚮導讀本

## 壹 作法十講

### 一 文底成分

在學習創作之先，我們應該知道文是什麼合成的。當然，文是許多連繫的思想和事物所組織的；但，簡略地說來，文底成分是「真」，「美」，「善」三種原素。

忠實的敘述，準確的記錄就是「真」。

逼肖的演繹。有聲有色的表現就是「美」。

合理的見地，順序的解釋就是「善」。

因為作文的目標是在忠實地陳訴我們的所思，所行，所見，所聞於讀者；所以太過與不及都是不適宜的。

因為作文的目標是在求得讀者底同情和共鳴；所以事物中的喜，怒，哀，樂等等，我們都應該活現地描繪出來。

因為作文的目標是在把我們的見地，申訴給讀者，請求批判；把我們的理由，解

釋給讀者，要求認可；所以我們應該竭盡理智，把條理分清楚，把原因，結果都說明白。

祇偏於一方面的不是文。

行車時間表祇是「真」，廬山底風景照片祇是「美」，幾何學中的題解祇是「善」：這些都不是文，因為是偏於一方面的。

一個完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真」，「美」，「善」三者等量地，調均地組織成的。

通訊十二（節錄）

冰心女士

母親！我童心已經來復了。在這裏最適意的，就是靜悄悄的過着個性的生活。人們不能隨便來看，一定的時間和風雪的長途都限制了他們；於是連一天兩小時的無謂的周旋，有的都不必作。自己在門窗洞開，陽光滿照的屋子裏，或一角迴廊上，三歲的孩子似的，一邊忙忙的玩，一邊嗚嗚的唱；有時對自己說些極痴騃的話。休息時間內，偶然睡不着，就自己輕輕的為自己唱催眠的歌。——一切都完全了，只沒有母親在我旁邊！

一切思想，也都照着極小的孩子徑路奔放發展：每天臥在牀上，看護把我從屋裏推出廊外的時候，我仰視着她，心裏就當她是我的乳母，這牀是我的搖籃。我凝望天空，有三顆最明亮的星星。輕淡的雲，隱起一切的星辰的時候，只有這三顆依然吐着光芒。其中的一顆距那二顆稍遠，我當他是我的大弟弟；因為他稍大些，能較獨立了。那兩顆緊挨着，是我的二弟弟和小弟弟；他兩個還小一點，雖然自己奔走遊玩，

却時時注意到其他的一個，總不敢遠遠的跑開：他們知道自己的弱小，常常是守望相助。

這三顆星總是第一班從暮色中出來，使我最先看見；也是末一班在晨曦中隱去，在衆星之後，和我道聲「暫別」；因此發起了我愛憐繫戀，使白天也能憶起他們來。起先我有意在星辰的書上，尋求出他們的名字；時至今日，我不想尋求了。我已替他們起了名字，他們的總名叫「兄弟星」，他們各顆的名字，就是我的三個弟弟的名字。

## 二 忽識和興趣

不知的事物誰也寫不出來；所以認識是緊要的。

不熟的客人談不來知心的說話；所以認識是興趣底根源。  
知道他的個性，形態是初步的認識；推究他的來蹤，去跡是進一步的認識；窮研他的週圍的關係，影響是更進一步的認識；認識是無止境的。

認識了，才會發生興趣；越認識，越會增加興趣。

在認識裏，我能尋到哥倫波底荒島，島上的紅人，島旁的新大陸。在認識裏，我能預言人能上天，像鳥一樣的飛到大空裏去。在認識裏，我覺得人底殘忍如老虎，人底合作如螞蟻，人生底榮枯如草花。認識無止境；興趣也跟着無止境。  
認識所需要的是悟性；興趣所需要的是情感。

悟性隨時可以使用；情感不一定隨時可以發生；但，我可以養成發生它的習慣。一塊頑石，一棵小草，一個甲蟲，一間破屋，一條泥河，任憑何事何物都有它們別緻的地方，特出的情狀，在這些裏，我應該，用捉迷藏的方法，去尋求我所缺少的興趣。尋求底次數多了，興趣就無法隱藏，我便可唾手而得。

我看見一個積水的泥潭，我覺得它的形狀像洞庭湖：這是象形的趣味。

我看見一棵柳樹搖曳在隄邊的蘆葦中，我覺得這情境彷彿是描寫一個弱國底元首，在一羣貧弱的國民中，過他的不安的生活：這是像徵的趣味。

我見了火災，就記起閩北底抵抗之戰：這是聯想的趣味。我嘗到父親給我的美味，就感激到他的舐犢之愛：這是回溯的趣味。趣味，趣味，趣味，是搜索不窮的啊！

有了認識，才有趣味；有了趣味，才有創作的力量。

燈蛾（節錄）

謝文炳

夜已很深；同樓的人全睡了；我仍舊在靜默裏作小說。一盞帶銅罩的桌燈，光線射在眼前的桌面及稿紙上，散出一團溫暖的黃色；窗外的一切落在模糊的黑影裏。

不知從那裏飛來了一隻燈蛾，挨着燈泡繞着幾週，撒了許多翅膀，便歇在我的稿子上了，很溫馴的舞動

它的觸鬚。沒有疑惑，在我眼前那一團溫暖的光裏，它也尋到了它的樂處。

是往常筆下牛糞，心地厭擾時，這小小的動物早就被我不客氣的趕走，或者打死了。誰理這些？在這晚，却覺得不能，竟把它當作了深夜的同伴；飛也任它，歇也任它。

就在這容忍裏，我看了小小的動物，覺得實在也有它可愛的地方；粉鱗的兩翅，細細的腿，玲瓏的小身段，已經就夠美的了。

而且說它小，它却那樣的喜歡光明和溫暖。瞧它那衝闖的飛勢，倘若是燈泡擋着，便是死在那火光裏，也在所不惜的。

自己正在這樣凝想，它爬到我的右袖裏面。好一個不留神，送掉了一條生命。

倘若是人類的小小的子孫，我能夠這樣麼？

那也說不定；人類什麼時候不是在自相殘殺！況且昆蟲也橫直要死的；難道還替它流幾滴淚不成？那本免太好笑了！管它！死屍拋在窗外，繼續自己的小說罷！

從此以後，在我深夜拿着筆的時候，我的想像裏，偶爾也飛來一隻小小的燈蛾，繞着，鬧着的飛……

### 三 選擇

提起筆尖，蘸着墨水，正在落紙之前，興趣，感觸，源源而來地紛雜地，湧現在我的腦海裏；這時，最緊要的工作就是思想底選擇。

去取的標準，當然，要適合真，美，善三個要條；但，同時也要顧到淨，新，精。

### 三項標準

淨就是純淨。挑選蔬菜起來，野草應是拋棄在地上的；那末，不關問題的思想，我就要他不得。

新就是新鮮。成一件新衣，用不着舊料；那末，人云亦云的思想，我也就要他不得。

精就是精華。讀者底嗜好是不知足的；我非得用最好的口味來請客是不行的。

因為選擇的標準是淨；所以，在許多很好的思想的前面，我要有割愛的勇氣；在富麗的和樸素底中間，愉快的和悲哀的中間，寬大的和狹隘的中間，我必須選定一條路。當然，富麗的，愉快的，寬大的是一條路；樸素的，悲哀的，狹隘的又是一條路。

因為選擇底標準是新；所以，我要在自己的認識中，追求新興趣，新出路。我不當存着：「這是沒有先例的！」這個主見。近代的發明中，那一件是有先例的？這兒，我也須有一股勇氣。

因為選擇的標準是精；所以，我不可貪多，貪長。故事雖是好看；但，着眼的地方只一兩段；倘若連續地演下去，沒有精彩，那末看客都要走完了；那裏還談得到

讀者底同情和共鳴！

夢

火雪明

我的櫈櫈的衣袋裏，忽然，鏗鏘地響着；我伸手一摸：啊呀！——都是白白的，圓圓的，光輝四射的銀洋。

「那裏來的？」我這樣的問自己。

啊！怎的書桌裏，衣箱裏，地板上，都滿堆着雪白的銀洋了！

「這麼許多錢，我一生的吃，着，無論怎麼開銷，到底是用不完的了！」我這樣想時，我的面上露出半生所未有的笑容來。

「撲地」我急忙把手探入衣袋，又睜着眼睛看書桌裏，衣箱裏，地板上；啊！——那裏有半個錢！原來是夢！

夢？無一而非夢！呀！

#### 四 整理

思想底選擇竣事了，秩序底整理是一番不可缺少的工作。

思想底深淺不同，整理底方式也頗有出入；最適合初學應用的要算是升幕序式和降幕序式。

思想底精神是一層深一層地演進的；思想底空間，一步近一步地集中的；思想底時間，一刻迫一刻地合圍的：這就是升幕序式。

這就是降幕序式。

我要描寫「慈母底心」，從撫養直到成就，說她何等層層地提高她的愛護；從在她懷中直到遠離家庭，何等步步地增長她的繁念；從依順她時直到違逆她日，何等刻刻地加劇她的苦痛：這就是第一個方式底整理。

我要描寫「慈母底心」，從我的心身直到我接觸的一事一物，說她如何件件發展她的慈仁；從愛我個人直到汎愛天下的一切兒女，一切同年歲的青年，如何處處推廣她的顧憐；從現在的我直到將來未來的我，如何延長她的思慮：這就是第二個方式底整理。

其他方式，變化很多；但，秩序底整理定是必做的工作。

笑

冰心女士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一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看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入。轉過身來，忽然，眼花繚繞，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會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腳下的泥汎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罩在溼煙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潔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亦着腳兒，向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真像那兒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現出一重心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屋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阤和葡萄架子，都灌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轉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游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綰在一起。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 五 態度

在一棵擎天罩地的大樹下，站着幾個態度不同的人。

「好直的中幹！一個木匠，估量了一番之後，暗暗地想，至少，我可開出五六丈正料來！」

一個柴爿店主人扳着手指想：「除了正料出賣之外，八九十担火力旺盛的樹柴可做我的買賣底盈餘！」

「這是一種希罕的灌木，看它的葉紋和木質纖維，它簡直是一種樟類底姊妹樹！」一個戴着厚眼鏡的植物學家，摩挲着樹葉，樹幹，判斷着想。

「好一根被風雨剝落的老幹！抽着虬龍般迴護的曲枝！」一個畫家指手劃腳地打量着，咿唔着。

一個出神似的詩人，搖着頭，合着眼，也在得意地吟咏：「大自然中的一頂大傘！安排一切者，在這廣野裏，竟顯示着他的庇護行旅者的慈仁！」

前者三個有主觀的態度；他們所着重的是事實。後者兩個有客觀的態度；他們，在藝術底境界裏，找尋理想中的新興趣。

事實是藝術底母親；藝術是事實底輪廓，色彩，音調；但，並不是事實底本身。我不可被事實羈拌；但，要在事實底週圍，探討生活，追求感想；所以，應取客觀的態度。

不錯！「當局者昧，旁觀者清。」這是一句正確的格言。我要做多見，多聞，多寫的作者，除非是站在一邊，靜靜地守着客觀的態度。

恩恩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恩恩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  
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在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喫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然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地去的恩恩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歎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歎息裏閃過去。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祇有徘徊罷了，又贖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